

前 言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最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团结战斗的胜利和中国人民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今年9月3日，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近年来，本委曾陆续出版了多期文史资料，反映海宁广大军民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共御外侮的艰辛历程，以及在八年抗战期间海宁这一地区所遭受的沉重灾难。为了更好地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本委于年初发出了征集抗战史料的征稿信，先后收到了大量来稿，现再次整理成辑出版，以重温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回顾历史，就是为了面对未来，就是为了激励我们继续前进，让我们以史为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

编者

目 录

- 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诗二首 殷 白(1)
- 二、袁花地区抗日纪事 查益中执笔整理(2)
- 三、日军在硖石犯下的血腥罪行 张惠卿(9)
- 四、日机轰炸下惊心动魄的日子 陆克昌(11)
- 五、日寇对伊侨乡的几件暴行 孙平沙(16)
- 六、日寇在黄湾的血债 顾友俊(18)
- 七、日寇在斜桥之罪行 吉 生(20)
- 八、血染荷叶地 张敬夫整理执笔(23)
- 九、血恨难忘 南田秧(25)
- 十、忆日本侵略军的几件罪行 蔡 看(27)
- 十一、忆日寇在丁桥的两次扫荡 张信甫(29)
- 十二、仇恨满腔 乱戮日酋头像
 弹救亡曲 志士杀身成仁 苏凤竹(30)
- 十三、孤岛上的一份抗日杂志——《海宁》
 虞坤林(31)
- 十四、碧血洒神州 遗作驻人间
 ——介绍褚学潜烈士《忆乡》诗 虞坤林(33)
- 十五、我在“宣抚班”干了些什么
 日本·岛田政雄(37)
- 十六、听到日本投降消息之后 陆克昌(47)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殷 白

哀兵决胜五十秋	盛世毋忘同九州
喋血莽原男子气	饮泪穷乡父老忧
披鞍且放南山马	扶犁还思北国牛
中华百年辛酸事	告与儿孙心上留

抗战胜利旧作

殷 白

南雁北飞不回头*	望断晋阳几度秋
山河破碎亲人泪	故国沉沦烈士仇
敢向烽烟报旧恨	怕从凯歌起新愁
无家徒吟江南好	关塞重重战云稠**

* 从江南去延安又赴山西敌后。

** 抗战甫胜，内战又起。

袁花地区抗日纪事

查益中执笔整理

一、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袁花地处鱼米之乡的杭嘉湖水网地带，山青水秀，物产丰富，民风古朴。自1937年12月袁花沦陷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寇在袁花所犯下的罪行，正如当时袁花镇长许硕人在“袁花镇办理急赈之报告”中所言：“案查抗战期间，浙西沦陷各县，被敌伪蹂躏受祸最惨、损失最重者首推吾海宁一县。而县属各区、各乡镇中遭受敌伪损失状况，尤以吾袁花区各乡镇为最惨重……。其受灾之惨重，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因此民穷财尽，十室十空，生活艰困，达于极点……”

1938年4月10日（农历三月初十）日军从盐官出发进攻袁花，遭到62师368团谢明强部队的迎头痛击，激战三天三夜，日寇在撤退时，从袁花西侧高木桥开始放火，一直烧到瑞芝堂为止。当年8月1日，日军以一万之众，从袁东进攻袁花，又自天仙府开始用火枪放火，大火从东向西蔓延，持续数天。从此，三公里繁华古镇付之一炬。满目焦土，一派凄凉。甚至，有的房屋几经烧毁，如金阿玉开了一月椿樟店（制作旧式水车木材配件的店铺），原有楼房三间，被寇兵烧后重建三间楼房接着又被烧，再建平房再烧，更改为茅房又被烧尽。店主从此心灰意懒，无心经商，终日长嘘短叹，郁郁闷闷，弃世而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日军和中国军队在袁花进行过多次大小战役，几经沦陷和收复，双方死伤惨重，日军为了报复，在当地杀人无数。1938年4月战役结束后，空洞山和城隍山附近，尸体满山遍野，除了战士还有很多老百姓。逃难进祝家庙的人，全部烧死在里面。街上被打死经回忆有名可查者有姚朝奉、王祖香、杨和尚、陆菊宝母亲、贞太太、克正师傅等。8

月战役后，天仙府塘河漂满尸首，染红了河水，镇中心周围尸体无法计数，正在干活的农民，来不及逃离也被打死在田中，袁花还经历了多次敌机轰炸。开始老百姓没有防空知识，不懂得如何躲避。1938年5月6日上午，日机飞临袁花，一枚炸弹投在邬家桥南埠，北岸一渔家女正在洗鱼，轰的一声即倒毙河中。又飞向淘罗浜上空，一阵机枪扫射，正在锄地名雅琴的农妇中弹身亡。每次空袭，均有百姓伤亡和房屋被毁。

日军多次下乡扫荡，见物就抢，见人便杀，一次扫荡到杨窑，数十农民被围堵于田野中，农民向北逃跑，鬼子一面放枪，一面追赶，几个妇女跑在最后，被寇兵抓住，居然兽性大发，在田野里将其掀翻在地，实施强暴，被凌辱妇女羞恨交加，正所谓入地无门欲哭无泪。某一朱家三姑娘下肢残疾，不及逃避被轮奸致死。查雪康的老婆和儿子，被抓凌辱打死，还惨无人道地割下大腿取乐，儿子也遭杀害。查雪康誓与日寇不共戴天，不分场合逢人便诉鬼子兽行，并积极宣传抗日道理。一日宣传到海盐，与日兵不期相遇，遭枪杀。诸如此类事件屡有发生。为了躲避兽兵，人们在荒野中挖了很多防空洞。一旦听到日寇出来扫荡，妇幼即躲入其中，但婴幼儿不懂事，被吓得哭了起来，为免遭祸，殃及旁人，将其嘴巴闷住，因时间过久，窒息而死的不乏其例。

战后据不完全统计，袁花镇上被烧房屋三千余间，被杀人数无法计数，经五十年建设，目前规模只及战前一半。人口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日寇之罪行，正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二、同仇敌忾，抗击倭寇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日寇未至、国民党军队已撤的真空时期，海宁成立了抗日自卫委员会，顾达一任主任委员，程森士任书记，汤省三为副主任委员，总务虞尔昌，会计兼出纳吴守金。并成立地方武装，主要有自卫队和特务队，队长梁云韶，初起有队员300余名，机枪

六挺,大部分时间总部设在袁花区内。担任本县县长先后有顾达一、田稷丰、郭兆丰等。地方武装力量开展了敌进我退,敌退我攻,敌驻我扰,灵活多变的游击战。并配合正规军锄奸除恶,破坏敌人交通通讯等工作。当时活跃於袁花的正规部队有 62 师 368 团谢明强部队,及以郑器光司令为首的省抗日自卫团第五支队。

谢明强当时虽年青,却练达稳重,足智多谋。娶妻袁花镇花宾村许祖英(目前还健在)。手下均为湖南子弟兵,生活俭朴,军纪严明,英勇善战。1938 年 4 月 10 日,得到情报,日寇调集大批兵力,自盐官等处据点出发,侵袭袁花。谢明强率部埋伏於宁盐塘沿岸、大坟头公路两侧。及至中午,日军在飞机配合下浩浩荡荡自西南来犯,其先头部队遭谢部伏击,死伤过半,残部无法突围,即采取每二个日本兵中间挟持一个百姓,向西南逃窜,使我军无法开枪。下午日寇大批后援部队赶到,我军无论从装备到人数与日寇相差悬殊,谢明强沉着地且战且退,后入镇区进行巷战,最后撤至空洞山(又名白山)城隍山坚守,居高临下,激战三天三夜。敌我双方均有很大伤亡,日军恼羞成怒,在高木桥放火烧房,同时撤回军队。

38 年 8 月 1 日(农历 7 月 6 日),日军风闻我游击队有“八·一三”总攻之说,从沪杭等处抽调兵力一万,飞机 30 余架,汽艇 100 余艘,水陆空三面包围。海宁县城(盐官)日军沿杭金公路向东,嘉兴方面日军向南,目标袁花,两路夹击 368 团。在团长谢明强指挥下,激战三天,击溃敌人多次进攻,最后在两路日军将会合时,谢部乘夜色昏黑,四处开枪引战,实则从一侧小路撤走,使两路不明真相日军用机枪、大炮相互对攻,至天明方晓,死伤已二三百人。这一次日寇侵占袁花,盘踞在龙山学堂 8 天之久。寇兵发射火枪,引燃天仙府,大火烧遍东半镇,自此袁花镇夷为平地。

沿袁硖公路进犯之敌,被谢部在平陵庙所阻,该部以少阻击多于四倍之日军,营长陈士伯身先卒,累挫日军。过去三个月来,曾建立战

功多次，精于战术，使日寇疲于奔命。此次日军分四路冲入平陵庙，占据北岸阵地，不敢南移，我军占小陈桥南岸高地，隔河相峙，陈营长登坟头察看地形准备总攻，左肩受枪伤，仍指挥若定，又不幸被三颗罪恶的子弹击中胸部，向导吴云寿忙喊“陈营长受伤了”。陈士伯连喊三个“不”字，双手操起机枪向日军猛扫，终因不支倒地，罗连长指挥全营反攻，全营弟兄热血沸腾，似猛虎出山。此役歼敌四百余，收复北岸平陵庙失地。吴云寿泪流满面脱下长衫，包裹陈营长背负肩上，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到袁花，救活陈营长，当吴将陈士伯背到袁花据点，自己也已汗流挟背精疲力竭。陈士伯终因流血过多为国捐躯，此时满座惊呆，听了吴云寿描述陈营长牺牲经过，肃然起敬，行军礼、默哀。这就是永远铭刻在当地百姓心中的平陵庙战役。

1942年4月，得悉驻袁硖日军调防，乘坐汽艇由硖至袁。县长郭兆丰带领抗日自卫队，在北塘桥伏击。郭县长身先士卒，亲自伏于桥上，梁云韶带队埋伏在河岸两侧，当汽艇将近桥洞，郭兆丰一声令下，密集的枪声骤起，敌人猝不及防，击毙敌寇二十余人，刚被调袁花任驻军队长的日军头目小川亦在此役毙命。共缴获掷弹筒一个，三八式步枪10余支。这是地方武装一次漂亮的伏击战。

最为惨烈要数石泉战役，日寇得知海宁县政府和第五支队转移至石泉，驻袁花、通元、沈荡、硖石等地日军分五路合围石泉。我军也得知日寇来犯，撤出石泉，在北面布防，至晚日军扑石泉，未见我军，又伸手不见五指，日寇首先投石问路，稀稀拉拉朝天放了几枪，缺乏战地经验的第五支队以密集的枪声向石泉镇胡乱射击，暴露了目标，当时县长即命吴守金携带公款首先撤出，吴爬离战区躲在二只棺材的夹缝中，天黑得再也无法前进了，突然三颗照明弹升空，耀眼如同白昼。冲呀！杀呀！喊声震天。原来一支日军迂回包抄至第五支队阵地后方，两面夹攻我军，当照明弹升起时已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约相持半小时，归于寂静无声。我方大多将士壮烈牺牲，敌方

损失同样惨重。

我武装力量与敌面对面地浴血奋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面对日寇淫威也有他们的抗争方式。一名钱正荣者，患耳聋，性耿直，在回龙桥设烟摊。二日本兵上前敲榨勒索，钱正荣郁积已久的怒火突然爆发，将两个训练有素的日本兵打翻地地，二寇从地上爬起瞪着钱正荣，不禁呆若木鸡。旁人一看不妙，忙着递烟好言相劝，谓该人患耳聋，不懂事理，日本兵当时未带武器，也慑于钱的威力，只得灰溜溜而去，第二天居然相安无事。一次某壮年“农民”，手挎篮子，放着一个空瓶，被一日本兵抓住，说他是游击队员，押送日本队部，行至文祥弄口，离日本队部已不远，该“农民”知道，一旦进去必九死一生，他猛然一个转身，拿起空瓶狠砸鬼子头部，拔脚就进文祥弄往山上逃去。鬼子被打得晕头转向，等到清醒过来，哪里还有人的踪影。百姓从中悟出一个道理：面对强敌只有斗争才有出路。沿袁硖公路两侧农民白天被日本人拉夫，修建公路，设立关卡，晚上又在县政府指挥下进行破坏，第二天又被拉夫修复，晚上继续破坏，如此反反复复，很有喜剧色彩。鬼子做梦也没有想到，破坏者即是建设者，还称他们为“良民大大的”。残酷的战争年代，使孩子们过早地成熟了，仇恨的种子已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发芽。陈祥林小朋友带着一班同学，翻墙进了日本队部盗枪，说是杀鬼子为大姐大哥们报仇，被日本兵抓住，陈祥林人小胆大，面不改色，居然缠着日本人要好来西东西看，要好来西糖果吃，一脸油腔滑调，让日本人哭笑不得，只得开路开路让他回去。

三、壮志未酬，先烈永垂

抗战爆发，群情激昂，热血青年纷纷投入抗日洪流。沙可夫每年两次自外地来袁花活动，陈汉章组织青年张贴标语，上街宣讲，陈士伯营长阵亡后，陈汉章等人积极参与悼念活动，后方及上海各大报均曾撰文叙述他的英勇事迹，马桥百姓为烈士树碑，造庙纪念，抗日英雄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当时以花溪妇女学校为主体组成战地服务队、战地政工队等组织，参加人员有陈林芬、查婉英、查婉如、朱宙贤、王韵月、陆进英、朱淑芬、罗雅芬、顾丽娟、周瑞英、朱惠生、查祖芬、屠曦、许志成等约 30 余人。主要担任护理伤员，宣传抗日，递送情报等任务。宣传形式多种多样，演说、歌咏、标语、传单、抗日刊物，邑人查猛济奋笔撰写抗日文章《兵不厌诈》等。最危险是递送情报，为了安全，大多为口信，少数是条子，其中陈林芬接受任务最多，几次遇险，凭着机智聪明，总是化险为夷。

1938 年农历七月初五（阳历 7 月 31 日），海宁政工队从海盐返袁，上半夜途经茶院，遇日军喝问口令，不能对号，当即一阵枪弹扫来，多名队员罹难，8 名队员被捕，经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初七上午英雄就义。袁东村民彭百官初六被鬼子拉夫到茶院，看到茶院油车桥下有很多尸首，当晚与被捕队员关押在一起，第二天烈士就义，彭暗中看了一下，认出有顾丽娟，数一下鬼子兵有 548 人，下午被放回。牺牲的袁花籍队员有顾丽娟、罗雅芬、陆进英、朱淑芬等四人，消息传到袁花，全镇悲痛，朱淑芬年仅 17，是独生女，母亲悲伤过度，从此精神失常，在袁政工队员及部分居民开了追悼大会，血债血还，化悲痛为力量，更坚定了人民的抗日决心。战后，县城盐官立有碑牌以志纪念。

1944 年 6 月 29 日，袁花保长陈明法在潘陈埭为敌所俘，威逼利诱，不屈被杀。10 月 2 日，保长徐耕山在龙尾山北被俘，毒刑逼供，宁死不屈，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划上了庄严的句号，令人肃然起敬。

袁花 3 月战役后，当地百姓将阵亡将士安葬在现二中校址。墓前插有木牌，写上烈士姓名，每年清明，百姓自发到墓前凭吊，烧纸钱，还在崇教寺前立有抗日烈士之墓的石碑，后“抗日”二字被日军凿去。

四、智杀汉奸，扬眉吐气

陈龙珠原为袁花镇上游手好闲的无业流氓，日寇侵占袁花后，投靠日军成为镇上头面人物，头戴白色礼帽，脸架茶色墨镜，身穿十三

排扣白色罗绸衫，手拿中藏刺刀的司的克，一步三摇，狐假虎威，敲榨勒索，无恶不作。多次带领日军下乡扫荡，百姓对其敢怒不敢言。某日抓得一名游击队员，押解回袁，途经一桥，游击队员突然纵身跳入河中，陈龙珠跟着跳入擒拿，格斗斗争过程中，游击队员将陈龙珠咬去一耳，陈负痛逃离，岸上日军乱枪射向河中，游击队员不幸壮烈牺牲。

一农舍内，烟雾弥漫，海宁县政府正在开会。郭兆丰县长首先发言：“汉奸陈龙珠，无恶不作，罪行累累，杀我抗日志士，恨不能寝其皮，啖其肉，必欲除之，克彬兄有何高见。”周克彬回答道：“这个任务交给我吧！等待时机，一定完成。”机会终于来了，那天早晨周克彬对郭兆丰说：“今晚看我的苗头。”原来这天是许祥伯母亲做二七，当天晚上，由二赌棍引诱陈龙珠去许家聚赌，因相互串通，陈龙珠大输，陈回家拿钱准备翻本，许祥伯家住镇东大河，回袁必经之路柴场上早有周克彬、朱大庆、周朱法等人埋伏静候，待陈一走近，众人猛扑上去将其擒获，押到彭墩开群众大会，历数其罪状。朱大庆拿起大刀，应用肘部力量，刀光闪处陈龙珠人头落地。然后进行尸解，将头挂在袁花石弄哨卡北面的厕所上，脚丢在石泉等地。汉奸陈龙珠得到了他应有的可耻下场，对其他汉奸则起到了警告和威慑作用。陈龙珠伏法，老百姓拍手称快，游击队用硃红在墙上到处刷写“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当汉奸杀全家”的大幅标语。相继镇压的汉奸有何阿金、查阿六、土匪部队头子李某、汉奸秘密组织硃石十姐妹之一（名不详）、叛徒钱某等。

（政协袁花地区活动组收集）

日军在硖石犯下的血腥罪行

张惠卿

1937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踏进浙江海宁硖石这个江南鱼米之乡的宁静小镇，我的故乡。硖石人民立即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我当时才13岁，因抗战爆发，失学在家。我父亲张鑫泉，在硖石河东街羔羊桥堍的郭家弄内开设了一家小作坊，叫张泰兴浇花坊，为农民自织的土布印花，当时早已停业。我家位于市梢，开出后门，就面对着东山，门口有一条小河，流经东山脚下。

日本侵略军进入硖石镇的那一天，我和我父亲正在河东街一家店铺里和熟人聊天。突然一队日军冲进了街心，迅速封锁了街口，把行人都赶进店铺里，然后一群端着长枪、刺刀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闯进一家家店铺，挨家挨户搜查。他们要每个人脱下上衣，露出肩膀，我们惊魂未定，就看见有几个人被他们用刺刀顶着押解到了街上被看管起来。我和我父亲也被搜身并察看了肩膀，幸好没有被拉出去。

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们所以检查每个人的双肩，是为了搜捕所谓隐藏的中国士兵，因为他们以为扛过枪的士兵，肩上都有压印，所以凡被发现肩上有印痕的都被拉了出来，成了嫌疑犯，而长期挑担的农民因此就遭了殃。

我们郭家弄内有一家张姓大户，高墙深院，房屋很多，差不多占了全弄的一半，他们的后墙正对着我家的前门。平时他家人深居简出，很少和邻里往来。硖石沦陷前，他们全家人都逃难在外。而他们的深宅大院和靠着市镇边缘的环境，被日本侵略军看中，驻进了宪兵队，那里就成了刑讯杀人的屠场。

每当深夜，我们就听见张宅里面不断发出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

叫声，令人毛骨悚然。到了清晨，一些日本兵就拖着一具具尸体从我们门口经过，然后拖过我们屋边的小弄，一直把尸体拖到东山脚下，就丢弃在那里。我有时偷偷在门缝里张望，直看得心惊肉跳。被害者多数是四郊进镇的农民，大概发现他们肩上有挑担留下的压痕，就误认为都是扛过枪的中国兵，先是严刑逼供，然后加以杀害。

有一次他们抓来一个中年农民，硬说他是“游击队员”，他们残暴地用四根大钉把他的双手双脚钉在一块门板上，放在张宅的门口“示众”，他人还活首，眨巴着绝望的眼睛，四肢的血已凝固了，这种惨不忍睹的景象，只要看上一眼，就终生难忘。日本侵略军就是这样残害我们的同胞和同乡。

我家再也不能在这个杀人魔窟的周围耽下去了。全家先到我母亲娘家嘉兴余贤埭镇的乡下躲了一段时间，然后就逃到了上海的租界，当了个孤岛的贫民。

不久我家郭家弄的房子被日军放火烧掉，变成一块白场，更便于这帮刽子手把遇害者的尸体拖往东山脚下，听说还在那里集体屠杀过一些人，后来尸体堆得太多，一些野狗吃得眼睛都红了，在夜里发出一阵阵狼嗥一般的怪叫；加之天气一热，尸体开始腐烂，臭气熏天。日军就拉了一些民夫，在那里挖了许多大坑，把尸首埋了起来。原来美丽清秀的东山山麓，变成了阴森恐怖的“万人坑”。

每当我回想起这段令人没齿难忘的经历，我总要悲愤填膺，热泪盈眶。这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家乡硖石人民犯下的血腥罪行，而我所见到的仅仅是一个方面，他们杀害的硖石城乡无辜百姓正不知有多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我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五十周年之际，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一笔血债，决不能再让这样的惨剧重演。

日机轰炸下惊心动魄的日子

陆克昌

1937年8月13日抗战的烽火在淞沪燃起时，我才14岁。当时正值学校暑假期间，我因无钱升学，故已先期自上海回硖石求助于舅父俞子英（海宁著名中医），寄寓于干河街上他的住宅。因此，我没有与家人一起饱受上海战火之祸，却在家乡经历了在日机空袭下的一段恐怖生活，五十八年了，至今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硖石这个小镇，历来平静得象泓死水。战争开始前，虽然陆陆续续到了许多准备开赴前线的部队，在米业小学的操场上，人们还看到了许多小钢炮、机关枪这种也许是从未见过的武器，因而感到仗是真的要打起来了，时局紧张了，但小镇生活依然是比较平静的，“大富贵茶园”中依然坐满老茶客，“顾厅”书场依然坐满老听客。大约在上海战争爆发后两三天，恐怕是8月15日上午，小镇宁静的蓝空忽然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我这个大孩子就是好奇，最喜欢看飞机、火车这些新东西，听见声音，立即从内屋赶到外面庭院里翘首仰望，只见两架双翼飞机在云层中缓缓穿行，我还以为这是我们中国的飞机，是第一次看见，心里很高兴。稍顷，又见飞机上有状如小热水瓶样的长形东西抛出，在阳光中闪耀而下。我和一同在看飞机的表姐以及舅父的门生们还以为这是传单，不料接连发生了数声巨响，震耳欲聋，身体感到摇晃，房屋也颤动了，门外有人大声喊叫：“不对不对，是日本飞机来轰炸了，快点逃快点逃！”于是，我如梦初醒，急匆匆跟着表姐等冲出大门，朝对面小弄逃进沙泗浜，躲在堆柴草的两间矮屋里，静听飞机忽远忽近在上空盘旋了半个多小时远去了，惊魂甫定的人们才从各躲藏角落出来打听炸弹落在何处。我们很快就知道，这次日机丢下来的是60磅炸弹，轰炸目标是火车站，但炸弹落在六角亭，有两

节停着的火车厢中了弹，被炸断的铁轨竖起来朝了天。有无死伤，现在倒记不清了。这就是我和硃石老乡最初尝到的战争味道。小镇的平静从此被日本侵略者破坏了。

这以后，不过两三天，日机再次空袭硃石，轰炸目标仍是铁路，但炸弹落在衙西铁路边的一家冶坊（现硃西街西端尽头）内。我听一个去看现场的人回来说，冶坊被炸光了，死掉二、三个人。“我看见一条狗嘴巴里衔着一样血淋淋的东西，不晓得是人耳朵还是手指头，日本飞机真是作孽，太罪过了！”他这句话今天似乎还在我耳边回响。

经过几次轰炸，小镇人民的防空备战意识才大大觉醒了。就在那段日子里，实行了灯火管制，人家的白墙头和风火墙都涂成了灰色或黑色；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在干河街硃石大戏院里召开大会，动员青壮年参加壮丁训练，许多商店的年轻伙计拿着木棍集中训练，在喊“一、二、三、四！”，硃石到袁花修造公路了，我这大孩子也到姜家场去出“一臂之力”。——家乡的战争味道一点一点浓起来了。

但我非常非常挂念着自己在上海的父母兄弟。我的家是在1934年从硃石迁居上海的。1937年时，赁居于南市老西门方斜路，这是“华界”，不是“租界”。战争开始时，这里正是战区。我父母兄弟不得不抛离家室，带了些随身衣物，跟着大批难民仓惶出逃，目的是回老家硃石避难。不久，我们上海的家就毁于炮火。

我父母弟妹逃离住处后原拟到上海南火车站（后已撤除）乘车，不料南站已被难民挤得水泄不通，地上街角，躺的蹲的，大哭小叫，秩序非常混乱，根本无法挤近火车；就是停着的那几列火车上，连车厢顶上也全挤满了逃难的人，而谁也不知道火车究竟什么时候能开。很多人觉得这种情况十分危险，要是日本飞机袭来轰炸怎么办？这些难民就打消了乘火车的念头，携儿带女，忍饥挨饿，蹒跚地寻路步行离开上海战区。我父母弟妹也这样，他们日夜步行了三四天，才疲惫不堪地到了松江火车站。正好站上有一列火车停着，虽也挤满了难民，

但总算还是让他们挤进了车厢。他们因逃离战区而有望安全地返回故乡而感到宽慰。可正在这时，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飞机又出现了，难民们争先恐后地从车窗、车门内跳出来，四散逃命。我父母弟妹逃散了。母亲惊恐得腿也软了，一看站台上有一排矮树，就躲了过去。此时，她耳边响起了一声令人头痛欲裂的爆炸，她感到浑身一阵灼热，便昏了过去。等醒来，脸已被炸弹爆裂的气流熏得黑黑的，像个印度人了。原来，一颗炸弹正在她身边不远处炸开了一个大坑。（过了几天，当她回到硖石后，脸上的黑皮才脱下来，我看她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问她原因，她告诉了我这次生死经历）那次，我才三岁的幼弟谷昌（又名希行，军队离休干部，已故）是由龙叔抱着奔逃的，我龙叔看见一个人臂膀已被炸掉，还在拼命奔逃，有人好意提醒他一句：“呀，你臂膀没有啦！”那个受伤者立刻倒在地上，大喊：“啊呀，啊呀，痛啊，救命，救命！”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后来是否得救了。我父母讲起那次遭遇，总说站台上、车站附近田地里，到处都有死人，不知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父母觉得乘火车实在危险，只得继续携弟带妹步行，倍尝颠沛流离之苦，慢慢挨到了嘉兴。到了嘉兴，远望家乡已近，才有点定下神来，几经设法，高价弄到一条小木船，从水路回到硖石。那时，从上海逃难回乡的硖石人，不少也是走水路的。所以，在硖石“平桥”头（架在市河之上，东通大街下东街、西通小街的条石平桥），每天下午三、四时就有站着盼望河道中北来的船只载来自己的亲人。我也天天去望船，等了五、六天，有天傍晚看到一条船头站着的果真是我父亲，真是大喜过望！船到茅桥边，我父母一家上岸后，全家人团聚了，没有少掉一个，真是又悲又喜，母亲和我都哭出声来，爸爸也流泪了。母亲不断地说：“东洋人真害得我们好苦啊！”

我们是手无寸铁的百姓。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时刻威胁着我们和平百姓的生命。所以，那时我们既最怕听见日本飞机的声音，又最

恨日本飞机。我们渴望中国飞机能来把它们打下来，我们渴望我们的军队能用高射炮把他们打下来，可是，什么都没有，只能听凭他们来任意肆虐，恣意轰炸。我们太失望了！

大约在8月下旬吧，忽然传来了意外的消息：有架日本飞机被我们打下来了，两个日本飞行员降落逃命，躲在西关厢外鸡笼墩的茅草丛里，看见有人走近去就开枪射击。恨之入骨的老百姓拿他们没有办法。那时，我曾见数十名驻硖作战部队的士兵，背着上刺刀的步枪，扛着机关枪匆匆走过街道，前往搜索。我想跟着去目睹一下抓日本鬼子的快事，出出心头之气，却让父母拦阻了。后来听说，这两个凶残的日本飞行员不肯投降，终于被我军击毙了。我看见有两口盛放他们尸体的薄皮棺材，让人抬着到东关厢外，据说葬于东岳庙后山脚。这是当时最快人心，最振奋人心的事！（据《新编浙江百年大事记》1937年8月载：“中国空军连日空战，共击落敌机20余架，经查明坠落在乔司、翁家埠、临平、萧山、浦江、余姚、绍兴等地，查得敌尸体20具，俘敌6人。”硖石所毙之敌，大约就是这次击落的敌机驾驶员。）

淞沪血战方酣，临近前线的后方硖石，遭受轰炸、扫射也愈益频繁，镇上居民已无法安居，不得不纷纷关店弃家避居四乡。所谓“大难避乡，小难避城”正用得着这句俗语。我家也只能依附亲戚，避居于横头外九华里许一偏僻农家。我仍常见日机飞越上空，在镇上或掷炸弹或扫机枪。一日午后，母亲命我前往三里路外的舅父家避难处探望，途中忽遇日机飞来，为怕暴露目标，我急急跳进路边一条沟渠内，此时，另一壮年路人也仓惶跳入，压在我身上，拉住荆棘草丛掩盖，但似乎还是让日机发现了，竟俯冲下来向我们“哒哒哒”扫了几靶子，我觉得身上的男子越压越重，以为他已中弹，愈感惊恐。待日机飞远后，他忽然一跃而起，埋怨我：“你怎么穿白布衫走路？！”

在日机狂轰滥炸下度过了三个月惊心动魄的日子，1937年11月间，硖石继淞沪失守后终于沦陷了。自此，日机对我们生命的威胁残

一害虽成过去,但继之而来的更残酷的面对面的奸淫烧杀。那时,我随舅父家转辗于芦湾、路仲一带,避居于偏僻村落,但常见远方烟火,耳闻炮声起处,枪声大作,不是房屋被下乡日军所烧,就是善良老百姓遭受杀戮。惨害也传来了我们愤怒的老百姓在小股日军进村时,设计诱至屋内杀尽,以雪耻复仇的快人消息。

日军撤离下抗日的军队撤离后,留下手无寸铁的人民,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进行着拼死的斗争。他们在漫漫的黑夜中等待天明,直到八年抗战胜利之后,终于见到了“天日重光”!